

“互联网+大众传媒”时代文化传播的泛娱乐化分析

李非凡

湖北民族大学, 湖北 恩施 445000

摘要: 互联网与大众传媒的深度互构催生了泛娱乐化现象, 引发多维社会文化危机。本研究基于媒介社会学视角, 结合马克思异化理论和波兹曼媒介批判等理论, 分析其生成机制与社会影响。研究表明: 技术赋能与资本逻辑的共谋导致娱乐价值僭越公共话语领域, 算法加速机制引发认知浅层化, 流量经济驱动文化生产异化。其社会效应呈现多维度影响——公共理性让位于情绪化表达, 历史记忆被娱乐符号解构, 传播生态陷入“娱乐永生”的畸形循环。对此提出四维治理路径: 构建算法透明化与价值引导并重的媒介治理体系, 重塑严肃文化传播空间, 平衡资本效益与社会责任, 推进全民数字素养教育。研究为摆脱数字时代文化困境提供理论参照, 强调在技术革新中重构人文坐标, 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。

关键词: 大众传媒; 网络; 泛娱乐化; 后现代

DOI: 10.63887/fss.2025.1.2.20

在数字技术驱动下, 新兴媒介重构了全球文化传播的生态格局。互联网与大众传媒的深度融合催生出以同质化、浅层化为特征的泛娱乐化现象, 其通过碎片化传播模式对受众认知结构、行为模式及价值体系形成系统性影响。本文基于媒介社会学框架, 重点考察网络媒介交互机制中泛娱乐现象的生成逻辑、传播特征及其社会效应。

作为技术赋能与文化解构的复合产物, 泛娱乐化现象呈现出三个核心特征: 在传播形态层面, 视觉快感生产机制消解了传统审美距离; 在价值评判层面, 娱乐标准僭越形成新型文化霸权; 在资本运作层面, 流量经济驱动内容生产的异化循环。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个体认知的碎片化趋向, 也暴露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。通过解构其技术赋能机制与资本运作逻辑, 本研究为构建良性媒介生态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。

一、异化与解构: 泛娱乐化的本体特征

泛娱乐化现象本质上是娱乐活动的异化形态, 其以消费主义为价值内核, 依托多模态符号系统(短视频、直播、弹幕互动等)构建起超真实的媒介景观。从劳动异化理论延伸观察, 马克思将娱乐界定为“自由时间内的创造性活动”, 强调其作为劳动补偿机制的精神再生产功能。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框架下, 娱乐已从主体性实践异化为资本增值的符号工具, 形成“娱乐-消费-再生产”的闭环系统^[1]。

波兹曼的媒介环境学理论为此提供了关键解释框架。电子媒介通过重构信息编码方式, 使严肃议题被迫遵循娱乐化表达规则, 这种认知方式的转变导致公共话语的深度消解。当新闻、教育乃至政治讨论都被纳入娱乐化的能指系统时, 符号的表意暴力取代了理性的价值判断。技术加速主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异化进程: 5G技术支撑的即时传播、算法推荐构

建的信息茧房、VR/AR 创造的沉浸体验，共同制造出比现实更具吸引力的拟态环境。

互联网技术通过三重解构机制重塑娱乐生态：其一，时空压缩机制消解传统文化的仪式性，将文化消费降维为即时的感官刺激；其二，交互界面设计诱导认知浅层化，滑动刷新、弹幕互动等交互模式培养碎片化认知习惯；其三，流量经济催生内容生产的异化循环，点击率至上的生产逻辑迫使文化价值让位于数据指标。这种技术赋权下的娱乐异化，实质是数字资本主义对文化场域的殖民过程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泛娱乐化现象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症候。其通过拼贴、戏仿、去中心化等手段，完成对传统文化意义的解构。这种解构并非指向建设性的文化创新，而是陷入能指无限漂移的虚无主义困境。当蔡徐坤篮球视频的百万级二创、网络神曲对经典旋律的消解式改编成为常态时，文化记忆的连续性与严肃性正在被数字化解构所吞噬^[2]。

二、价值僭越与技术赋能：泛娱乐机制的多维透视

（一）价值标准的失序与重构

当下网络空间正经历着价值评判体系的深层变革，娱乐标准逐渐突破原有边界，开始主导公共议题的传播逻辑。当明星离婚新闻持续占据热搜榜首，而科技突破、社会民生等重要信息沉入流量洼地；当红色经典影视片段被剪辑成魔性背景音乐，在短视频平台收割千万播放量，这些现象揭示出娱乐价值对公共领域的系统性侵蚀。这种价值越界不仅改变了内容传播的优先级，更重塑了大众的认知框架——抗日英雄的形象被简化为表情包，古典音乐被改编为电子舞曲，严肃的文化符号在娱乐化解构中失去原有的厚重感，演变为可快速消费的视觉碎片。

（二）技术与资本的共谋机制

数字平台的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形成深度绑定，共同推动泛娱乐化的蔓延。短视频平台的自动播放、无限下拉刷新等功能设计，像无形的推手持续刺激用户的观看欲望；算法推荐系统精准捕捉用户偏好，构建起“越娱乐越推荐”的增强回路。在这套机制下，内容生产被迫遵循流量法则：综艺节目将选手晋级与粉丝打赏金额挂钩，知识科普类视频必须成为“标题党”才能获得传播，优质文化内容在数据竞争中逐渐边缘化。某直播平台数据显示，娱乐类主播收入是知识类主播的23倍，这种收益差距倒逼创作者转向低门槛的娱乐内容生产。

（三）社会情绪的转化与宣泄

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生活催生了强烈的情绪释放需求，泛娱乐化恰好提供了便捷的宣泄出口。职场人通过摸鱼刷梗图缓解工作压力，独居青年在虚拟主播的陪伴中排解孤独，学生群体用鬼畜视频解构学业焦虑。这种情绪转化机制形成特殊的内容消费闭环：越是带有解压属性的娱乐内容，越容易引发群体共鸣；共鸣产生的数据反馈又刺激平台加大同类内容推荐^[3]。

泛娱乐化现象的生成本质上是技术、资本与社会心理的共振产物。价值标准的失序为娱乐越界提供合法性外衣，技术赋能的效率优势与资本增值的原始冲动形成共谋，社会情绪的集体焦虑则转化为内容消费的持续动力。三者交织形成“娱乐生产-情绪宣泄-数据反馈”的闭环系统，在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中，导致文化传播的深度让位于传播速度，价值判断屈从于流量法则。这种系统性的异化机制，不仅重塑着内容生产的逻辑，更深层解构着社会理性对话的基础，使得严肃议题在娱乐洪流的冲刷下逐渐边缘化，最终威胁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。

三、多维影响与传播异化：泛娱乐化的社会效应

（一）公众认知与行为的异化倾向

泛娱乐化通过碎片化传播剥夺深度思考的土壤，将复杂社会议题降维为可消费的娱乐符号。短视频平台中，严肃的社会事件被切割为15秒的戏剧化片段，观众在滑动屏幕的瞬间完成对公共议题的“快餐式消费”，逐渐形成“情绪主导、逻辑退场”的认知模式。网络社区中，原本用于信息交流的公共空间被玩梗文化占据，社会热点的讨论往往以段子、表情包为载体，理性对话的空间被娱乐化修辞挤压。例如，某地自然灾害的新闻报道下，高赞评论多为“这场景像极了灾难大片特效”的戏谑类比，而非对事件本质的关切。这种认知异化进一步外化为行为失范，青少年群体模仿网红博主的出格言行以获取关注，职场人士将工作压力转化为对“躺平文学”的集体狂欢，折射出社会行为准则的娱乐化转向^[4]。

（二）文化生态的结构失衡

主流文化在泛娱乐化冲击下面临双重困境：严肃文化的传播效能被娱乐化改编削弱，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受快餐式消费挤压。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往往聚焦情感纠葛与视觉奇观，原著的思想深度被简化为“霸道总裁”“逆袭爽文”的标签；历史记忆的戏谑解构更导致集体认同的模糊化——某抗战题材电视剧的经典片段被改编为洗脑神曲，革命叙事的庄重性消解于电子节拍中；某博物馆的文物科普视频被迫加入“穿越剧情”与“网络热梗”才能获得传播。这种失衡不仅威胁文化生态的多样性，更动摇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，使得“娱乐至死”逐渐演变为“文化至死”的现实危机^[5]。

（三）传播机制的功能异化

媒体机构在流量经济驱动下陷入系统性异化：内容生产从价值导向退化为数据竞赛，

传播伦理在算法规则的胁迫下不断突破底线。电视平台为争夺收视率，将黄金时段填充为明星真人秀与情感调解类节目，纪录片与新闻调查的播出时长压缩至边缘时段；自媒体为博取点击量，刻意制造“审丑文化”与争议话题。这种异化导致传播体系的社会责任缺失，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被娱乐信息挤占，形成“娱乐永生，严肃腐朽”的畸形生态。当环境污染事件的深度报道阅读量不足娱乐八卦的1/20时，传播机制已从社会公器退化为流量工具，媒介的启蒙功能让位于感官刺激。

泛娱乐化的社会效应呈现系统性风险，包括个体层面的认知退化与行为失范、文化层面的价值消解与记忆断裂、传播层面的功能异化与责任缺失，三者相互交织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。这种循环既折射数字技术对文化生产的重塑力量，也暴露资本逻辑对公共领域的殖民本质——当文化传播沦为注意力争夺的战场，社会整体的精神水位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。破解这一困局，需要重新锚定娱乐的边界，重建文化传播的价值坐标系，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之间寻找动态平衡。

四、治理框架与路径重构：泛娱乐化困境的超越路径

（一）媒介生态的协同治理

构建政府、平台、公众三方协同的治理框架，通过算法透明化改革打破流量至上的传播逻辑。建立内容分发的多元评价体系，在点击量指标外引入社会价值权重系数，对优质文化内容实施流量倾斜政策。重点规范短视频平台的信息茧房效应，要求推荐算法嵌入文化引导模块。建立创作者信用评价制度，对传播低俗内容的账号实施分级限流，形成“优质内容得市场、劣质内容受抑制”的良性生态^[6]。

（二）文化价值的系统重构

重塑“严肃-娱乐”的价值坐标，建立分场景传播的弹性边界。在基础教育领域推行媒

介素养课程，通过经典文本的深度阅读训练，修复被碎片化传播损害的思维。设立国家数字文化基金，扶持专业团队开发兼具思想性与趣味性的文化产品。建立文化传播的梯度体系，在商业平台之外培育优质内容专区^[7-10]。

（三）资本运作的规范引导

构建文化生产的“双轨制”监管框架：对商业性娱乐内容实行负面清单管理，明确禁止历史虚无主义等违规改编行为；对公益性文化产品实施税收优惠与流量扶持。重点整治“饭圈经济”的畸形生态，严格限制明星应援集资规模，建立艺人社会价值评估体系，将参与公益活动等指标纳入评级标准。

（四）教育体系的深度变革

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，构建“认知免疫-价值判断-内容创造”的三阶培养体系。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信息批判课程，通过经典案例拆解训练青少年识别娱乐化包装的认知陷阱。高等教育领域设立数字人文交叉学科，培养既懂技术传播规律又具人文底蕴的专业人才。建立全民终身学习平台，通过学分认证机制激励公众参与经典文化慕课学习，修复被泛娱乐化割裂的知识体系。

结语

泛娱乐化现象的蔓延，本质上是一场数字文明时代的文化危机。当娱乐的边界在算法与资本的共谋中无限扩张，当深度的文化体验被肢解为神经末梢的瞬时快感，人类正面临精神家园的数字化坍塌。这场危机不仅关乎传播秩序的失范，更是现代性困境在文化领域的集中爆发——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，物质丰裕后人类对精神追求的迷失，个体解放对集体意义的放逐。

破解这一困局，需要超越简单的技术治理思维，回归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知：文化从来不是数据洪流中的娱乐消费品，而是承载集体记忆的价值容器，是形塑精神世界的意义网络。治理路径的设计，既要遏制资本逻辑的野蛮生长，更要重建数字时代的人文坐标系——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锚定文化尊严，在效率与深度之间守护思想火种，在个体狂欢与集体理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。唯有将技术革新导向人的全面发展，让数字文明重新扎根人文土壤，我们才能在泛娱乐化的迷雾中，开辟出一条通往精神丰饶的数字化生存之路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马克思.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2] 波兹曼 N. 娱乐至死[M]. 章艳, 译.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5.
- [3] 鲍德里亚 J.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[M]. 夏莹, 译.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
- [4] 马尔库塞 H. 单向度的人: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[M]. 刘继, 译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8.
- [5] 哈贝马斯 J.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[M]. 曹卫东, 等, 译. 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1999.
- [6] 德波 G. 景观社会[M]. 王昭风, 译.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6.
- [7] 詹姆逊 F.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[M]. 唐小兵, 译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8] 刘少杰.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史[M]. 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
- [9] 郝娜, 黄明理. “泛娱乐化”现象: 现代性语境下崇高精神的虚无困境[J]. 思想教育研究, 2020, (01): 68-73.
- [10] 王娟, 刘文雅. 泛娱乐主义的审视与超越[J]. 思想教育研究, 2020, (11): 62-66.